

千年秦商



第一商帮

中国版的灰姑娘传奇，一个弱女子创造的商业帝国。

从尼姑到豪商，从弃妇到一品诰命夫人……人生的奋斗与抗争，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

兀方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一商帮

兀方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商帮 / 兀方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513-0821-2

I. ①第… II. ①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0659号

第一商帮

DI-YI SHANGBANG

作者	兀方
责任编辑	申亚妮 侯琳
封面设计	可峰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40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821-2
定 价	51.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第一商帮

目 录

第一篇 凤凰涅槃

- | | | |
|-----|------|-----|
| 第一章 | 嫁入豪门 | 3 |
| 第二章 | 神秘来客 | 14 |
| 第三章 | 新婚生变 | 26 |
| 第四章 | 遁入空门 | 38 |
| 第五章 | 削发为尼 | 49 |
| 第六章 | 高中状元 | 61 |
| 第七章 | 迎匾法事 | 73 |
| 第八章 | 浴火重生 | 84 |
| 第九章 | 祸从天降 | 93 |
| 第十章 | 投井下石 | 104 |

第二篇 起死回生

- | | | |
|------|------|-----|
| 第十一章 | 密林深处 | 121 |
| 第十二章 | 虚张声势 | 132 |
| 第十三章 | 寻亲途中 | 145 |

第十四章	首建奇功	158
第十五章	沪上遇阻	171
第十六章	放贷风波	188
第十七章	蓉城来信	206
第十八章	中流砥柱	227
第十九章	轩然大波	246
第二十章	载誉归来	261

第三篇 路在何方

第二十一章	茶乡风云	283
第二十二章	茶乡风云 (续)	299
第二十三章	抚台说书	318
第二十四章	兵不厌诈	336
第二十五章	胎死腹中	355
第二十六章	渭南惊驾	371
第二十七章	奔向南方	386
	后记	403

第一篇

凤凰涅槃



第一章 嫁入豪门

1

新娘柳碧云走下花轿，她的那双穿着红缨子粉底绣鞋的天足，便成为人们戏谑的话题，更是十分扎眼的怪物。

鞭炮噼啪，唢呐齐奏。高府青石台阶的大门外，硝烟尚未散尽，躲在石狮子后面的一群孩子，冲过来围住花轿，嘻嘻哈哈拍手唱起了儿歌：

大脚婆，大脚婆，
大脚一伸到黄河。
黄河浪，两丈高，
大脚一伸往过飙。
往过飙，打个闪，
哎呀我的大脚片……

大门里的小广场上，迎面是一座高大的仪门。须弥石座，四根红漆圆柱，门楣上方悬着一块“第一商帮”的乾隆御匾。夔纹饰边，蓝底金字，笔法苍劲秀润，很是气派。仪门后面，则是三座复檐式镂空砖雕门楼，这就是高府一门三堂每个大院的前门了。哥东弟西，看那门额，依次是知更堂、知几堂

和知非堂。欢乐的人群分列在一条红毡的左右，从仪门直到长门知更堂的门廊下方。

头上顶着的绮丝罗帕大红盖头，遮掩了柳碧云的两行清泪。她不知自己怎样被挟持着踏上红毡，跳过火盆，跪地拜堂，最终送入洞房的。她只记得身穿宝蓝羽缎棉袍，肩披大红如意巾，头戴红箍子青壳小帽的新郎，在洞房门外鼻子一哼，甩掉红绸“连理结”，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她被冷冷清清安置在楠木雕花纱橱暖炕的炕沿上，默默顶着盖头，一直端坐着，久久不见新郎前来揭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引起送女新亲们的愤怒和不满，许多人要打上堂去，差点儿酿成事端。多亏媒婆和执事随机应变，招呼宾客放下嫁妆先去吃酒。最终，两位专司撒床的娘家嫂嫂留了下来，随两个使女陪伴在新房。

柳碧云刚满十七岁，是陕西三原县著名大户的千金。祖上曾钦点翰林，做过国子监博士，不过到父亲这一辈衰落了。父亲柳雪斋先生是一位诗人兼书画家，中举之后，厌弃了科考，只在家为戏班子撰写剧本，世传十大本，颇有些名气。陕西商会总长、渭南县千乘镇高府主人高敬轩因仰慕其名，邀他到府上授徒教书，曾是新科举人高凤阙的蒙师。柳碧云嫁于高凤阙，是父辈指腹为婚缔结的姻缘。

提起高父和柳父的相识，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那年，家道中落的寒庐先生以卖字画为生，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一次，他到三原县城的高家布庄扯布，想做一件长衫。一摸口袋，带的钱少了几串，遂到附近的裁缝铺去借。当他再次回到布庄取扯好的布料时，伙计阴差阳错，将柜台上另一位顾客买的较次的布料给了他。来到裁缝铺，识货的裁缝没少损他，催他去换。羞得面红耳赤的年轻画家自惭形秽，但求息事宁人，哪里肯去退换，就这样自认吃亏做了一件长衫。谁知没过多久，布庄的少东家高敬轩到街上闲转，随意踏入这家裁缝铺聊天，得知错买错卖的实情，立即按原布料做了一件长衫，并将长衫所值的银钱作为赔偿，按照裁缝提供的地址，登门给寒庐先生送去。寒庐先生感念这位少东家的厚道，后来，听说高家正在修建被战乱夷为平地的府邸，遂写好高家三堂的门额，备上花红礼酒，亲自给高府送去。

两人遂义结金兰，成为莫逆之交。

两个挚友为下一代指腹为婚，意在世代交好，谁知柳碧云命运不济，三岁丧母，后来身为府学学正的父亲，因文字狱被追缉，将七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韩寡妇家便不知所终。韩家是戏班子世家，韩家哥哥韩铁锤小小年纪便以“棒槌红”誉满关中。柳碧云从小习拳练剑，随哥哥钻到台子上看戏，天真烂漫，无拘无束，野小子一般。多少次韩妈妈上午替她缠脚，下午到河滩她又偷偷放开，反反复复，竟落下今日的缺憾……

新郎仍未露面，盖头不能擅揭，柳碧云只是低声啜泣。两位娘家来撒床的嫂嫂，手脚麻利地将陪嫁的被褥床单铺展开来，劝说柳碧云不要着急，一边端起装有核桃红枣花生的筐篮，一把把向暖炕的四角撒去。每撒一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对口唱出关中古老的《撒床谣》：

这个洞房多亮光，
这个洞房多宽敞！
新人入得洞房来，
满屋生辉喜洋洋！

楠木格窗锦罗帐，
王母瑶台比不上！
八仙有个蓝采和，
撒床撒得花儿香！

一撒夫妻天仙配，
二撒福寿乐安康！
核桃红枣龙凤胎，
花生仁仁儿成双……

这当儿，丫鬟小红端来的夫妻合婚面和交杯酒，还一直在托盘里放着，冷冰冰如同无人搭理的弃儿。两位嫂嫂撒床完毕，看妹妹一进门就遭此冷遇，

既抱屈又无奈，只好陪她一同抹泪。

柳碧云哭了一回，眼泪鼻涕沾湿了洁白的绣花丝帕。那上面的鸳鸯牡丹图案是她一针一线精心绣制的。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灯前月下，她独处深闺，怀着一颗少女对美满婚姻的憧憬，将每一条丝线的颜色，每一个绣点的针脚都用自己的慧性选择搭配到最好。那上面的一对鸳鸯，含情脉脉，相互顾盼；那上面的两朵牡丹，上下掩映，枝叶相连。这方手帕，原准备作为赠品，在新郎揭开盖头后，当两人第一次直面相对时，手把手交给新郎，作为对他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祝福。可现在，这表明心迹的圣洁之物，只有作为承接黄连苦水的泪巾了。世界上最可怕的灾变为什么要降临到自己头上？难道自己，一个尚不更事的少女遭受的苦难还少么？她哭着哭着，不禁怨恨起那遥远记忆中缥缈如轻烟的双亲了。可怜的受苦受难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生命的母亲啊！你白白将天生丽质赐给了女儿，如若你多活几年，给女儿缠出一双三寸金莲，女儿不就完美无缺了……父亲呀父亲，你在哪里？你是死是活为什么音信全无？你虽有满腹学问，却是个百无一用的人。你总是喜欢吟咏：“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就是女儿名字的出处了。好一个凄惨悲苦的宿命啊！你不该为女儿指腹为婚。我和韩家哥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才是情投意合的一对呀……他高凤阙为什么不入洞房，不就嫌我脚片子大么？这好办。戏剧里有关羽刮骨疗毒，有要离断腕、王佐断臂，高凤阙既然要个小脚女人，这有何难？嫁妆盒里有的是锋利的剪刀，只要一剪子下去，剪断几根无用的脚指头，不就心满意足了……

2

堵在门口看热闹的孩童，见新房里毫无动静，一个个知趣地离开了。院子里骤然安静下来。

坐在炕沿上默默垂泪的柳碧云，静静地期待着，守候着，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何不自残双脚，还他一个三寸金莲！这是迫不得已的决定，这是献身高府的唯一选择！既然嫁到高府，就是他家的人了，何必痛惜几根脚指头？如暗夜里长途跋涉的行人看到遥远天边的一会儿灯火，如风雨中亡命狂奔的落魄者发现了一处矮檐。她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没有了。她还有其他的生路可寻吗？没有了。做出这样的抉择，她是赌着一口气，豁出去了！于是，她呼啦一下扯掉蒙在脸上的盖头，气咻咻站了起来。这突然的举动，吓得两位嫂嫂发愣，怔怔地看着她，手忙脚乱，不知她要干啥。

大嫂说：“哎呀，盖头怎能自己揭？这犯大忌，人家会说你行为不端！”

二嫂说：“盖上，快盖上！小心人家笑话，说咱没教养。”

柳碧云痴痴笑着，把嫂嫂罩上去的盖头重又扯下，索性用盖头将脸上的鼻涕眼泪一把抹去，随手丢弃在炕脚。接着，卸下头上沉甸甸的金丝凤翅攒珠冠，亦往炕头一掷，跳下黄杨木垫脚矮凳：“我饿了！从夜黑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呢！”

丫鬟小红端起托盘道：“大少奶奶，饭凉了，你等等，我去端碗热的来。”

柳碧云说：“不用！我吃惯了冷饭，看惯了冷脸，热的还怕烧心呢！”说着，伸手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就是一杯。连灌下两杯，胃里热乎了，又将那只盛着合婚面的大碗端起来，用筷子搅了搅面，也不让人，坐在炕沿，呼噜噜只管往嘴里扒拉。她吃得响声很大，叫花子抢舍饭也不过如此。两位嫂嫂看她吃相不雅，只管用眼睛睃她。好在碗里面条不多，大半是鸡汤臊子，柳碧云也着实饿了，三下五除二便吸溜个精光。最后，连残汤剩水也一齐灌下肚去，一边对两位嫂嫂说：“你们委屈了，去吃酒席吧。我没事，一个人可以的！”

两位嫂嫂素知她性子野，哪顾得去吃酒席，只怕闹出乱子，屁股没敢挪窝。

柳碧云翻箱倒柜，很快找到针线筐篮，抄起那把崭新的龙凤亮银剪，掂了掂，挺顺手。这是她在三原古会上特意挑选的。哥哥“棒槌红”在戏班，

穷得穿不上裤子，所有戏衣，都是韩妈妈带着她和白牡丹姐姐全部包揽。她心灵手巧，顶半个裁缝。一把剪刀在她手上，无论裁、剪、镂、挑，还是压、剔、钩、连，均燕子凌波一般飞转自如，做出的活路，巧夺天工。柳碧云腋下夹着剪刀，又翻了翻，翻出一截白布，那是准备为日后有了小宝宝做尿布用的。她抻了抻，裁下一度长，嚓嚓几下，撕扯成布条。两位嫂嫂颇感诧异，这妹子的蛮劲是出了名的。十二岁那年随哥哥练功，看哥哥和白牡丹都能从桌子上翻空跟头下来，她不服气，背后自个儿偷练。她给桌子上架了条板凳，空跟头没翻好，摔得爬不起来。还是后半夜被韩妈妈发现背回家的。她们生怕她野惯了，在新婚之夜又要蛮干，问她干啥，柳碧云并不作答，忽然说：“哎呀，我怎么想尿！”原来她怕一旦伤痛憋不住尿了裤子。

这一下，两位嫂嫂嗔怪了，顾不得体面，一齐责备她。大嫂说：“你憋不住也得憋，不能出去尿！”二嫂说：“你呀，没揭盖头出去乱跑，像什么话？”

柳碧云从来脾气倔，瞪着眼说：“不行，我憋不住了！咱陪嫁的尿盆呢？”

胖丫鬟翠珠虽然愚笨，笨人却有笨心眼，指着箱笼说：“在炕头的箱笼底下。”

柳碧云让掩上门，舒坦地撒了尿，又放回原处。尽管屋内一股尿臊味，但大白天出去倒尿盆，那才叫大煞风景呢！

柳碧云挽起袖管，走过去揭开细嘴长脖子锡酒壶的盖子，颠倒过来，嘴对壶口，闭住气，满满吸下一大口，然后鼓起两腮，将白酒对准剪刀两面，噗噗匀着喷了。接着，踢脱了绣鞋，抹掉布袜，精赤着脚丫，一屁股坐在黄杨木矮凳上，架起右腿，对准脚指头，就要动手。

两位嫂嫂见状，一下子慌了手脚，丫鬟亦吓得尖叫。大嫂毕竟年长一些，有些见识，扑过去抱住胳膊死死不放。柳碧云疯了一样哭喊着：“别管我！我要还他个小脚女人！”她毕竟年轻力壮，虽经阻拦，剪刀还是抡了出去，抽回来一下子扎在小腿上，顿时鲜血直流。

这一刻，大嫂真是急眼了，对还在发愣的二嫂和丫鬟高喊：“你们是木头，还不快把剪刀夺下！”二嫂如梦初醒，上去抢夺时，裤腿被剐开一条尺把

长的大口子。

柳碧云被摁倒在地，屋内嚷成一团。剪刀最终被抢夺下来，鲜血染红了地面。

这时，新郎高凤阙挑开软帘，愣愣地出现在门口。

3

高凤阙是被父亲用棍子打回洞房的。

高父和夫人杨氏满面春风，在大厅前忙不迭地迎接来宾。只因长子新婚三天后即将赴京会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科大比，为促成双喜临门的喜庆局面，他将捐资兴建的渭河大桥合龙日期也安排在今天。从清晨开始，高府门前便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高家自凤阙曾祖起，世袭四品卿衔，是千乘镇的大户，上下百十来口，全在这儿帮忙应酬。大管家孟泰老先生亲自在前庭当值，亮着大嗓门不断向后堂报告来人的身份名号。那些来自全国的高家一百三十八家商号掌柜自不必说，仅陕西商会所属的富商大贾的礼单就收了三大摞，陕西巡抚李文鼎李大人的礼单，臬司、藩司的礼单，以及关中各道府州县重要衙门的名帖也陆续接到了。

残冬将尽，春寒料峭，水沟里残留的冰碴儿依稀可见，但穿着四品道员朝服的高敬轩和夫人一个时辰下来，内衣全湿透了。他们让人替换一下，正要往后堂歇息，不意与蜂拥而至的送女新亲撞了个当面。看他们一个个面愠色怒，言激语愤，媒人急忙将新郎拒不入洞房的事禀报上来。此事早在意料之中，于是，杨夫人来不及更衣，急忙去西面花厅开导儿子。

花厅是当年柳雪斋先生在高府授徒教书的私塾。那会儿，高凤阙不过四五岁，小小年纪聪颖过人，往往能过目成诵，深得柳先生喜爱。一日，高父请先生为花厅画一幅中堂，画成，是一张松鹤图。只见树干嶙峋，盘曲如龙，

枝叶疏落，枝上一只丹顶鹤振翅欲飞，曲项向天而歌。构图简洁，笔法洗练，将仙鹤即将飞升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题款曰：“高鸣常向月，振翅舞清风。”高父见了，赞不绝口，他知道这是对自己品格的写照。如此精妙的画作，即便丹青圣手，也不可多得。那天，画作装裱已成，趁挂上厅堂之机，高父聊备薄酒，与柳先生一边观赏，一边小酌。小凤阙在堂下玩耍，进门看了题款，摇头说：“不好，不好！”高父责备他冲撞师尊，凤阙答曰：“月宫清冷，不可久居。若我来题，当是‘高鸣向日边，夸父犹可鉴’。”当即，寒庐先生走下堂来，向小小的孩子鞠了一躬，口称：“一句之师，可贺，可贺！”然后抱在膝头，爱抚地撩拨着他的童髻螺螄辫，对主人说：“这个孩子在下观察已久，今后必成国之大器。拙荆身怀六甲，如不嫌弃，若生一女，愿许配令郎，结为百年之好。”接着，两个人来到神堂，郑重许下心愿。后来柳雪斋失踪了，高父曾多次登门寻访，均杳如黄鹤。这次为儿子择定婚期，高敬轩带夫人住进自家在三原的老店，经多方察探，确信云儿没有落魄成为戏子，顾虑顿然冰释。高家夫妇是诚信之人，为践行诺言，不忘至交，故将云儿未缠足的事隐瞒下来。

杨夫人出身名门，是高敬轩的正妻，婚后多年没有妊娠，盼望已久才生了凤阙，后又一连生了两胎，均没有成活。高家人丁稀少，支脉不旺，在杨夫人的反复规劝下，高敬轩又纳了二房。谁知二房太太福浅命薄，年纪轻轻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儿子便死于难产。次子取名凤雏，一直由杨夫人带着，视同亲生一般。凤雏身体羸弱，又是庶出，患有自闭症，今天高府上下忙得不亦乐乎，他却躲在书房独自吹箫。

杨夫人到花厅去找儿子，隔着雕花窗棂，听到凤阙的堂姐、二门知几堂大姑娘高凤仪恰在屋内。凤仪的父亲高敬业原本是长兄生意上的帮手，不过二十年前在疏勒河遭遇沙尘暴，背负大宗茶叶的千峰骆驼在沙漠走失，高敬业从此也没了下落。高凤仪从小失去父亲，又生在前长在前，高家三堂守着这宝贝姑娘，视若掌上明珠，她哭闹不愿缠脚也就随她去了。高凤仪个头不低，脚伸出来像只小船，比一般男人的脚还大。她唯恐在小脚世界遭受歧视，

自作主张进了上海教会学堂。如今放寒假，正准备待大弟完婚后一同出发，到郑州再分手。两人性格同样执拗，常常唇枪舌剑，为小事争得面红耳赤。

杨夫人在台阶下整了整衣冠，她听出姐弟俩已谈了好大一会儿，不过，凤阙并没有被说服。堂姐性格外向，开朗豪爽，已离开座椅，来回踱着步子。

“大弟，柳先生说你必须成国之大器。”高凤仪嗓门大，震得窗纸簌簌作响，“你这次赴京会考，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这土旮旯儿，对吧？是呀，你早该开开眼了！洋人不说，那满街走动的旗人女子，不管福晋格格、小姐丫鬟，还是诰命夫人，哪个不是大脚？没一个缠脚的。怎么，不缠脚就不活了？”

高凤阙似乎不为所动，回敬道：“哎呀，大姐，我和你不一样！不管你今后嫁给洋人还是旗人，我还没忘记，我是在‘第一商帮’这块招牌底下长大的。”

“你的脑子简直不开化，书呆子，八股文把你读死了！”高凤仪气哼哼地说。她穿一袭猩红金丝绒多皱西洋长裙，下摆直扫到高跟鞋面，戴一顶插着羽毛的紫红卷檐软帽，浑身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高凤阙自恃才高，嘴巴上丝毫不肯让人，挖苦道：“哈哈，你才学了几句洋文，好像放屁都变味了……”

“你混蛋！”高凤仪涨红了脸，雍容华贵的风度已不复存在，“你听着，慈禧老佛爷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脚你见过没有？告诉你，都是大脚。我要是小脚女人，还进不了英国人办的洋学堂哩！”

高凤仪说完，怒冲冲跨出门来。杨夫人想去拽，无奈身单力薄，又是小脚，一股旋风裹挟着高凤仪宽大的裙裾，险些将她带倒。

杨夫人陪着不是，眼看高凤仪的身影消失在跨院的石榴树后面，回头责备儿子道：“你不该伤了你大姐的心。她劝你是为你好，为了咱高家。”

“娶个大脚婆就是为了高家？”儿子气不顺，梗着脖子诘问，“那当初你怎么不放脚？”

“你，你简直不像话！这是读书人说的话吗？”杨夫人没想到儿子会顶撞自己，被噎得浑身发抖，她伸手摸索着在八仙桌旁坐下，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母子俩一直沉默着，最终，杨夫人幽幽地叹了口气说：“凤阙，你是深明

事理的人。这次进京，如若考取功名做了官，家里就留不住你了。咱偌大的家业，你扳指头数数，高家一门三堂，有谁能撑起这个门户？眼看你父亲就是六旬的人了，你二弟凤雏能独当一面吗？再看二门知几堂，你二叔至今下落不明，二婶虽没有改嫁，二门早就后继无人了。三门知非堂一直和咱离心离德，你三叔高敬寅在成都私置田宅，一直闹分家；他的儿子高凤池人倒是精明，但整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和马家大少爷走得挺近，这个家业要是交给他，还不三天两后晌就踢踏了？儿呀，恨只恨咱高家人丁不旺啊……”

“噢——”高凤阙似乎明白了母亲的用意，冷笑道，“你们是想让这个当过戏子的大脚婆，为高家多生多育多子多福呀……”

“胡说！”母亲拍着桌子呵斥道，“我们高家是名门望族，怎能娶回一个戏子？难道我和你父亲的眼睛都瞎了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别听外人瞎说。”顿了顿又说，“多子多福有什么不好，你该知道文王百子的故事吧？云儿知书达礼，手脚麻利，人又聪明漂亮。常言道‘一个好媳妇，三辈好人样’。要是给咱添个三男两女，咱还比不过他九龙马家了……”

“哈哈！”高凤阙打趣道，“这么说，我不用进京了，书也别读了，只要能让这头母猪下崽就行。哈哈……”

“岂有此理！你可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夫人愤怒了。她满含泪水盯着儿子的眼睛，蓦然感到儿子变得陌生了，几乎不认识了。这就是自己生下的那个丑陋的肉团子一样的儿子吗？这就是自己亲手抚养大的新科举人吗？她既气愤又心疼，既恼恨又无奈，一时只觉得浑身冰凉双手颤抖，牙齿已咬得咯咯响了。

正在无计可施，只听哐啷一声巨响，一根枣木顶门杠从屏风后面贯到当庭，接着，弃了官帽的高敬轩横眉怒目站在面前。高敬轩冷冷地对儿子说：“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否则，这根杠子不会饶你！”

儿子从小娇惯坏了，哪里肯受这种弹压，鼻子一哼，跳下太师椅就要离开。高父只觉得肝胆俱裂，七窍生烟，抓起顶门杠横扫过去。由于用力过猛，一下子打碎了桌上的宋代汝窑青瓷凤尾尊，然后击在儿子的后腰上。当下高